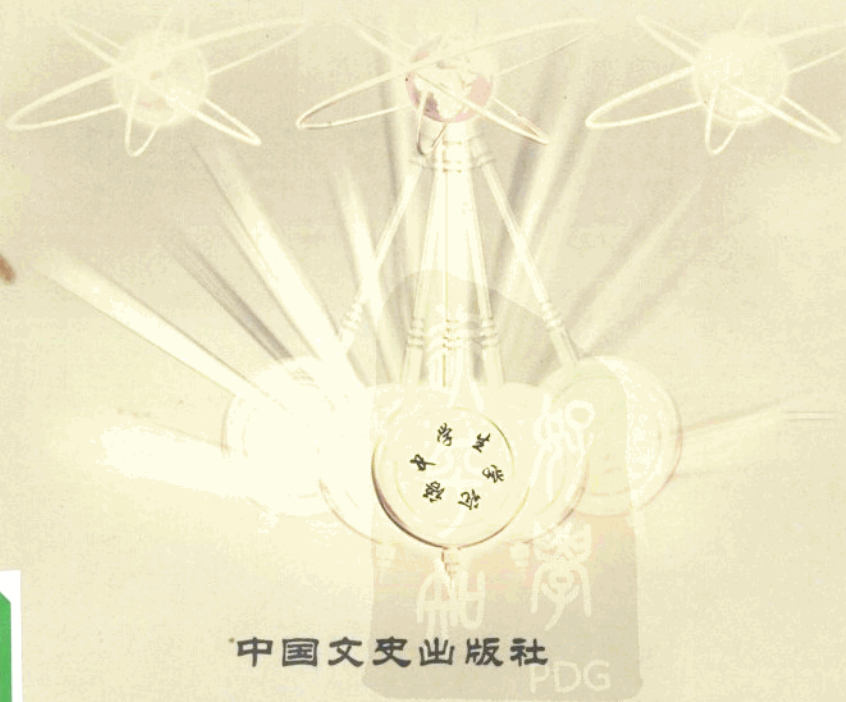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教师文丛

中学生学论语

(下 册)

○ 胡承楷 熊幼芳 编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学生学论语

下 册

胡承楷 熊幼芳 编著

母校留念。

校友 承楷敬赠

二〇〇七年五一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学生学论语 / 胡承楷 熊幼芳 编著 —北京: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4.12

ISBN 7 - 5034 - 1602 - 5

I. 中… II. ①胡… ②熊… III. 论语—青少年读物
IV. B222.2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2654 号

责任编辑: 李春华

封面设计: 张玉霞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: 110113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18 字数: 432 千字

印 数: 4000 册

版 次: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全套定价 (上、下册): 39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先进篇第十一

《先进》这一篇，是对上论的《学而》——一个人的内养，《为政》——一个人发挥到外用的一些事实的注解。以实际的例证来作注解，叙述孔子当时师生之间的讨论，以及他自己实地的一些作为。主要讲对弟子贤否的评论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，是一般的士人；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，是卿大夫的子弟。如果要我选用人才，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先进于礼乐：指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人。野人：在野的人，指没有世袭特权的一般士人。后进于礼乐：指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人。君子：指卿大夫等当权的贵族。他们享有世袭

特权，可以先做官，为了统治的需要，再去学习礼乐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讲“礼乐”是中国文化的中心。学习和做官是否一定有必然的联系？也许没有，但在孔子时代却是一种现实。贵族子弟在任何时候都有特权，做官在他们也是世袭，因为统治的需要，然后去学习礼乐。而普通的读书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，他们只能是学习了以后才能做官。其实这样的现状一直在延续。孔子说：“如果我选用人才，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。”这与我们现在“在社会实践中选拔人才”是同步的，可见孔子思想的生命力之强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跟随我在陈、蔡忍饥挨饿的人，都不在我身边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陈、蔡：国名。孔子周游列国时，从陈国去蔡国的途中，因故被陈国人包围，绝粮七天，跟随他的学生饿得走不动，颜渊、子路、子贡等就是当时跟随他的。后来，孔子回到鲁国，子路、子贡等先后离开，颜渊死了，所以孔子表示怀念。门：指孔子设家塾教育弟子的地方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写孔子“于陈、蔡”的回忆。回忆使人痛惜，但是人生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能剩下的也就是一种回忆。当人生成为一种历史，后来者为历史而自豪，然而历史是什么呢？不也就是一种漫长的回忆吗？孔子周游列国，从陈国去蔡国的途中，被人围困，几至绝粮，当时子贡、颜渊、子路等学生都在身边。后来，孔子回到鲁国，子路、子贡却都先后离开，颜渊也死了，曾经与他一起受饥挨饿共历坎坷的人如今何在？没有回忆的人才是最孤苦和虚空的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德行：颜渊，闵子骞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语：宰我，子贡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学：子游，子夏。”

【译文】

老师说：“德行好的：颜渊，闵子骞，冉伯牛，仲弓。长于辞令的：宰我，子贡。擅长政事的：冉有，季路。熟悉古代文献的：子游，子夏。”

【注释】

文学：指古代文献典籍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记叙孔子十个学生的特长。孔子评论学生的成就时说：在品德方面最好的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在

言语方面擅长于说话的有宰我、子贡；政事则有冉有和季路；文学是子游和子夏。这里的四种，和上论中孔子所说的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等配合起来，就看得很清楚了，一个人的成就，各有所长，全才很少。孔子的这十位高足，就是他因材施教的成果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颜回啊，不是在学问上对我有帮助的人，他对于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说：同“悦”，心悦诚服之意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讲孔子对颜回的批评。颜回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，称他“问一知十”，但因对孔子言论心悦诚服而不问难，因此孔子认为颜回在学问上对他没有帮助。这其中包含着“教学相长”的意思，但孔子没有概括出来，“教学相长”是《礼记·学记》首先提出来的。从德行而言，颜回可为典范。但从教学相长的角度，颜回也有不足。然而，这只是美玉微瑕，于德无碍。从对颜回的态度中可以看出，孔子固然重视教学相长，但更看重的是道德的修养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孝哉！闵子骞。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闵子骞真是孝顺啊！没有什么人能够在他与父母、弟弟之间进行挑拨离间。”

【注释】

间：指挑拨离间。昆弟：昆，兄。此处昆也指弟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写“孝道的感召力”。《韩诗外传》记载：子骞早年丧母，其父娶后妻，生二子，后母疾恶子骞，冬天做棉衣，单给子骞做的是芦花絮为内塞的冬衣，他父亲后来察觉，想要驱逐后母。子骞说：“母亲在，只有一个儿子受寒冷；母亲不在，就有三个儿子受孤单。”父亲听从劝告，后母因此很后悔原来的作为，此后改正而成了慈母。孝不仅是个人的行为，它还具有社会性和感召的力量。

【原文】

南容三复“白圭”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【译文】

南容反复诵读关于“白圭”的几句诗，孔子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。

【注释】

白圭：这里指《诗经》中关于白圭的四句诗：“白圭之玷（diàn 店），尚可磨也，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（见《大雅·抑》）白圭是一种珍贵而莹洁的玉器，玷，是污点。这四句诗的意思是说：白圭的污点，还可以磨掉，我们语言中的错误，一说出口就不能收回了。这里指南容语言谨慎。子：女儿。妻之：嫁给他为妻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是借“白圭”诗言志。《诗经》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还有着特定的功效，就是借诗言志。所以南容诵诗，有其特殊的意味。“白圭”的诗有白玉上的污点尚能磨掉，而我们的语言一经出口就难以挽回的意思，告诫语言要谨慎，语言谨慎不仅是体现一个人的诚信，还有避祸的意义，常言道：祸从口出。这是历史的经验，古往今来，因语言不慎者而惹祸的也多。传说清代金圣叹，夜晚用功，一阵风过，翻动了书页，不禁诗兴大发，写道：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？却因此有讥讽清人不识字，表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的嫌疑，而被关进了监狱。

【原文】

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问道：“你的学生中哪些是爱好学问的呀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有一个叫颜回的爱好学问，不幸，他寿命短，已经死了。现在没有了，不知道有谁爱好学问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季康子：姓季孙，名肥，鲁哀公时的宰相。好学：爱好学问。亡：同“无”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孔子再次回答“颜回是弟子中好学的人”。《论语·雍也》篇中，鲁哀公也问了与季康子一样的问题，而孔子的答案较之多了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之说。对于“不迁怒，不二过”，历代有种种说法，有的认为，孔子“以哀公迁怒贰过，故因答以谏之；康子无之，故不云也”。撇开对待二人的不同态度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孔子对颜回确是一往情深，倍加赞叹。

【原文】

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步行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颜路请求老师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。孔子说：“不管有才华或者没有才华，但都是自己的儿子呀。鲤死

了，只有棺而没有槨。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给他买槨。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，是不可以步行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颜路：姓颜，名无繇（yóu 由），字路，颜渊的父亲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槨（guǒ 果）：古代的棺材，有的有两层，里面一层叫“棺”，外面一层叫“槨”。才：有才华，指颜渊。不才：没有才华，指孔鲤。鲤：孔鲤，字伯鱼，孔子的儿子。孔鲤五十岁死，当时孔子七十岁。“亦各言其子也”：其中“言”字，为语中助词，无实义。“从大夫之后”：跟随在大夫行列的后面。孔子曾经当过鲁国的司寇，属于大夫一级。但当时已经去位多年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写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卖掉为颜回买外槨。孔子对颜回的死是十分感伤的。这里，颜路（回之父）因家境贫困，故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为颜回买外槨。但是，孔子不能卖掉自己的车子。因为根据礼制，像他那样身分的人是不能徒步行走的。孔子怕颜路误解，所以用自己的儿子来作比喻。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孔子处事的坦率态度，对“礼”的恪守是如此的严谨。

【原文】

颜渊死，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，孔子说：“唉！天灭亡我啊！天灭亡我啊！”

【注释】

噫：唉，悲伤之声。丧：亡也，灭亡之意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写孔子对颜渊之死的沉痛心情。颜回早逝，孔子非常伤心，因为颜回在所有的弟子中，是最足以传孔门学问的。现在他去世了，孔子学问的继承人，也将成问题，难得有像颜回这样可以传道的人了，所以孔子说：“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

【原文】

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从者曰：“子恸矣！”曰：“有恸乎？非夫人之为痛而谁为？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哭得非常悲痛。跟随孔子的人说：“您太悲痛了！”孔子说：“是太悲痛吗？我不为这个人悲痛，还为谁悲痛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恸（tòng 痛）：极度悲哀，夫（fú 扶）人：这个人，指颜渊。“非夫人之为恸”是“非为夫人恸”的倒装句式，“之”是

帮助起倒装作用的助词。“谁为”是“为谁”的倒装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写孔子为颜渊死而过分的悲痛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师生相处日久，彼此心心相印，情感密切，倘有一方撒手离开人世，另一方定是哀鸣不已。现在孔子痛失爱徒，那心头的滋味，个中的苦楚，自然就是难以形容了。

【原文】

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“不可。”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“回也，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，学生们要厚葬他。孔子说：“不可厚葬。”学生们仍然厚葬了颜渊。孔子说：“回啊，看待我如同父亲，我却不能如同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你。厚葬你不是我的主意，是你的几个同学办的啊！”

【注释】

夫（fu扶）：那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写孔子责备那些主持厚葬的学生。人人以自己的形式倾诉着对他人的情感和对生死的看法。孔子学生厚葬颜渊是同学的情谊，但孔子认为哀悼以心诚为本，丧葬理应量力而

行，颜渊家境艰难而行厚葬之礼，实际上是违背了礼的节俭之义。思及颜渊生前循礼而行，朴素清贫，死后受此厚馈，岂能心安？

【原文】

季路问事鬼神，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曰：“敢问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【译文】

季路问怎样侍奉鬼神，孔子说：“人还不能侍奉好，怎么能够侍奉鬼呢？”季路又说：“我大胆地请问死是怎么回事。”孔子说：“不懂得生，怎么知道死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季路：即子路。敢：冒昧之词。事：侍奉。焉：怎么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讲孔子引导子路学习“事人”。子路向老师请教“鬼神”和“死”，孔子回答得十分干脆，这是孔子颇为著名的言论。有人认为它反映了孔子是无神论者，有人认为它表达了孔子达观重生的人生态度。纵观《论语》，孔子并不讳言“死”与“侍奉鬼神”，他之所以不回答子路的询问，是要强调“事人”、“知生”的首要地位；其次，他是“因材施教”，认为子路必须先懂得“事人”、“知生”的道理，才能谈死与鬼神。

【原文】

闵子侍侧，阊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

【译文】

闵子骞站在孔子身旁，正直恭敬的样子；子路，特别刚强的样子；冉有、子贡，和悦快乐的样子。老师很高兴。他说：“仲由啊，恐怕不能得到善终。”

【注释】

闵子：即闵子骞。阊闾（yīn 银）：正直而恭敬的样子。如：形容词词尾，同“然”。行行（hàng 沆）：刚强的样子。侃侃（kǎn 砍）：和悦快乐的样子。由：仲由，即子路。然：语气词，用法同“焉”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写孔子对几个学生的评论。闵子骞、子路、冉有、子贡是孔子比较满意的弟子，所以孔子见到他们各具个性的神态感到高兴。但子路平时为人，过于直爽刚勇，易受伤害，孔子看到“行行如也”的样子，不禁忧从心生，于是说：“像仲由这样的人，恐怕不能得到善终。”这句话，孔子纯从爱护出发，师之爱生，人之常情。因为他深知，凡事太过，必定走向反面。最后，子路终因卫国贵族发生内讧而作了陪葬品，孔子亦很伤心。

【原文】

鲁人为长府。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国的执行官想改建金库。闵子骞说：“继续原来的制度，怎么样？何必一定改建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闵子骞这个人平常不大说话，但一说话就很中肯。”

【注释】

鲁人：鲁国的执政大臣。长府：金库。旧贯：老样子，老制度。中（zhòng 仲）：中肯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写孔子赞赏闵子骞的说话艺术。语言并不是万有，沉思才能有静观和独得。迫不及待地表达或者急切地附和，很多时候带来的是失之公允的偏激和拾人牙慧的陈腐。一个人不大说话，并不表明他没有见解，如闵子骞，平常不大说话，但说话却很中肯。即使是反对的意见，开口却也不尖利，这就是一种涵养。如果自己不懂则做不到中肯，如果自己不平，就做不到寡言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由之鼓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门人不敬子路。”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仲由弹瑟弹成这个样子，怎样在我的门下学习的呢？”因此孔子的学生们不尊敬子路。于是老师说：“仲由的学问已经‘升堂’，只是还没有‘入室’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瑟（shè 色）：古代乐器，与琴同类。这里孔子认为子路的弹瑟，不合《诗经》雅、颂的乐章。奚为：“奚”，何，怎么；为：学习。堂：正厅。室：内室。先入门，次升堂，最后入室，比喻做学问由浅入深的几个阶段。

【评析】

这一则，借孔子对子路鼓瑟的批评，表现他教育学生的灵活性。《孔子家语》记载，子路鼓瑟有“杀伐之声”，孔子不满意，认为有违于乐道，所以就说了以上这番话，但孔子并非完全否定子路，只是批评他的缺点。因此，他见门生们不尊敬子路时，又说明这只是个学识程度问题，从而一方面勉励子路道德文章再上新台阶，一方面借此消除弟子们之间的隔膜。“升堂入室”的典故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
【原文】

子贡曰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